

吳重翰著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823 乙

建成教育用品供應社刊行

吳重翰著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建成教育用品供應社刊行

序

湯顯祖與還魂記，是我在日人攻襲香港時開始寫的。日人攻襲香港凡十八天，我卻寫足十八天的稿。在炮火連天之下，困守孤島，走頭無路，逃避無所，生死存亡，誰敢逆料？惟有一切不管，埋頭伏案寫我的稿，希望捱過這危難的日子。十八天後，日人登陸了，我的稿僅寫得一半，卻沒心情繼續寫下去。

過了半個月，我馬上僱漁艇偷渡走澳門。海上賊劫不遂，風大浪湧，小艇如箭，渡過險難。不久，轉輾入粵北，疲憊苦辛，幸得抵達。開窗一視，而還魂記稿，赫然在目，偶爾帶來，實出意外。在粵北荒郊野嶺裏住了兩年，山居寂寂，心境搖落，也不會想起去寫那未完成的稿。

日人又襲擊西北江，粵北机隄不安。我挑上一肩行李，走連陽，轉賀縣，歷沙田沙子口，下潯江，入蒼梧城，又南涉新地廣平，過十二指山，出通門，止於羅定。步行數千里，爲時已匝月。日人隨處竄襲，殺人放火，甚於流寇，滿地風聲鶴唳，人哭鬼哭。而篋中還魂記稿，依然無恙，得非天幸。

復員歸來，匱苑藏書，蕩然無有。教授耕俸，薄似雜差，生活迫人，文章不值錢，一時提不起精神去寫。不過，幾經難劫而竟得幸存的還魂記稿，若不續寫，人事茫茫，又不知俟之何日？結果，也只好草草成之。手頭無書，考證疏虞，不及細較了。稿竣，深恐孤負清遠道人當年一片苦心耳。

民國三十五年除夕吳重翰序於廣州

目次

序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一、湯顯祖傳略	一至七頁
二、還魂記的故事	七至一四頁
三、刺曇陽子與刺權要	一四至二一頁
四、還魂記的作意	二一至二九頁
五、湯沈的聲律之爭	二九至三七頁
六、對於還魂記的批評	三七至四五頁
附註	四五至五三頁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一、湯顯祖傳略

湯顯祖的事蹟，最初見于錢謙益的列朝詩集，王讀緒的明史稿本之，多錄其與政治有關係者，張其廷的明史，又本之明史稿，畧有補述。謙益與顯祖同時，他的紀載，當比較切實而可靠。惟謙益不明載顯祖攻訐之人，或因謙益不使明白說出，迨王氏張氏則明白說出了。列朝詩集述顯祖之生卒云：

顯祖，字義仍，臨川人，生而有文在手，（註一）成童有幾庶之目。年二十，舉於鄉，管下第，與宣城沈君典遊蕪陰，客於郡丞龍宗武。江陵其叔亦以舉子客宗武，交相得也。萬曆丁丑，江陵方專國，從容問其叔：「公軍中頗知有雄駿君子晁賈其人者乎？」曰：「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。」江陵將以鼎甲畀其子，羅海內名士以張之，命諸郎，因其叔延至兩生。義仍獨謝弗往，而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，及第。（註二）又六年癸未，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，二相使其子另致門下，亦謝弗往也。除南京太常博士，朝右慕其才，將徵爲吏部郎，上書辭免。稍遷南祠郎，抗疏，論劾政府信私人，塞言路，謫廣東徐聞典史。戊戌上計投劾歸，不復出。辛丑，外計議黜，李本等力爭遂昌不應考法，且已高尙久矣。主者曰：「正欲成此君之高耳。」里居二十年，年六十餘，治喪其父母，旣葬，喪卒。自爲祭文，遺令用麻衣冠草履以歛，年六十有八。（丁二）（註三）

吳重翰



續疑年錄謂顯祖生於嘉靖二十九年（一五五〇），卒於萬曆四十五年（一六一七），年六十八。（卷三）

（註四）

明史本傳謂：「湯顯祖，字若士，臨川人。」是知他既字義仍，又字若士（註五）湯臨川四夢傳奇考云：「說者謂臨川更名若士，本有欲似之意。」（蔣瑞藻小說叢書引）似此，顯祖先字義仍，後字若士，也未可知。但李調元雨村曲話則以若士爲號，云：「湯顯祖，字義仍，號若士，臨川人。」（卷下）（註六）字與號，或爲後人所混稱。顯祖姪孫秀琦序玉茗集引鄭南泉之言曰：「茫茫海宇，遂不能容一若士耶！」則若士之名，已爲時人所稱，但不知爲字或爲號耳。

王驥德曲律每稱：「湯海若還魂記。」（見卷二卷三）姚士舜見只編又云：「湯海若先生妙于音律。」（王國維曲錄卷四引）此海若之名，又是顯祖名字之一，或爲若士一字之所本。驥德與顯祖同時，所言當亦有據的。

又顯祖牡丹亭題詞，末署「清遠道人題」字樣，可知他又號清遠道人。又顯祖有「藹翁予別號也」一詩，可知他又別號藹翁。

列朝詩集再述顯祖之爲人，有云：

「義仍志意激昂，風骨遼緊，扼腕希風，視天下事，數着可了。其所投分李于田，道甫，梅克生之流，皆都通顯，有建豎。而義仍一發不中，窮老踉蹌，所居玉茗堂，文史狼籍，賓朋雜坐，鷄疇豕圈，接

跡庭戶，蕭閒詠歌，俯仰自得。道甫開府淮上，念其窮，遺書相逐。義仍謝曰：「身與公等比肩事主，老而爲客，所不能也。」爲郎時擊排執政，禍且不測。誥書友人曰：「乘興偶發一疏，不知當事何以處我？」晚年師盱江而友紫柏，翛然有度世之志。胸中魁壘，陶寫未盡，則發而爲詞曲，四夢之書。雖復留連風懷，感激物態，要於洗蕩情塵，銷歸空有。則義仍之所存，畧可見矣。

此段述顯祖之意志，爲人，與作曲的原委，實爲最重要的文字。尤其是在玉茗堂居處的生活，乃顯祖一生最重要的時期了。明史於此一字不提，雖論其人，又何以知其爲人呢？而於顯祖作曲，更無片言，史家不論曲，正是史家的見識不到處。顯祖在文學上最偉大的成功，當然是作曲了，竟捨此不論，又烏乎可？姚士粦見只編謂顯祖；「酷嗜元人雜劇，自言篋中收藏世間稀有者，已至千種，其中亦有不載於太和正音譜者。其中各本佳處，一一能口誦之。」（曲錄卷四引）是知他對於戲曲造詣甚深，而他的嗜好，亦正在戲曲，故終於自己獨成一家了。

顯祖志意豪邁，不能苟苟與權貴結合，江陵召之弗往，二相召之又弗往，道甫遺書迎逐，又辭婉謝卻，其傲骨嶙峋，不肯在權貴前低首，以視阿媚取安者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所以甘於窮頓，而志不屈。謙益說他「窮老踰躄」，言之哀切。而顯祖送安卿詩則謂：「亦知遊子偏多病，未許逢人即道貧。」更可見其素志。他的三十七詩又謂：「幾時六百石，吾生三十七，壯心若流水，幽意似秋日。」六百石雖不可強求，但壯心若流水，何其雄遠，幽意似秋日，又何其高朗呢？庸俗者流，豈敢望之。至於他的遺夢詩云：「幽

意偶隨春夢蝶，生涯真作武陵漁。」則以莊周淵明自許了。

他的四夢：邯鄲，南柯，都是描寫一種超塵出俗的思想。邯鄲本於沈既濟枕中記，寫盡「寵辱之道，窮達之運，得喪之理，死生之情。」（枕中記語）而南柯本於李公佐南柯太守傳，蓋「感南柯之虛浮，悟人世之倏忽。」所謂「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，達人觀此，蟻聚何殊？」（南柯太守傳語）二記皆以短夢，歷盡一生。四夢中，紫釵生成，還魂次之，南柯邯鄲皆為晚年所作。（見王驥得曲律卷四）大抵顯祖晚年尤能深悟人生的虛幻，一切過去，皆成夢寐。多年流落南荒，顛沛委頓，備嘗酸楚，人情物態，了悟無遺，而人間一切榮悴得喪之理，豈能再動其心者。顯祖嘗自顯其邯鄲夢記云：「獨歎枕中生於世法影中，沈酣喙嚅，以至於死，一哭而醒。夢死可醒，真死何及？」又題南柯夢記云：「世人妄以富貴影像，執為吾想，不知虛穴中一大穴也。倏來而去，有何家之可到哉？」足見其灑脫物外之情。王季重論玉茗堂四夢曰：「紫釵俠也，邯鄲仙也，南柯佛也，牡丹亭情也。」先則為俠為情，後則為仙為佛，俠情仙佛，便織成顯祖的人生觀之網了。

顯祖四夢，皆以夢稱，一夢二夢，三夢四夢，何夢之多也！人生恍如一夢耳，故顯祖的人生，又可以說是夢的人生。他與丁長孺書云：「弟傳奇多夢語，那堪與兄醒眼人着目。兄今知命，知之而已，命之而已。弟今耳順，耳之而已，順之而已。吾輩得白頭為佳，無須過量。長與饒山水，盤阿寤言，綽有餘思。視今閉門作閣部，不得去，不得死，何如也？」視閣部有如敝屣，即此更足以知顯祖之為人。

列朝詩集又述顯祖論明代文學云：

嘗謂我朝文字，以宋學士爲宗。李夢陽至瑯琊，氣力強弱巨細不同，等膺文爾。萬曆間，瑯琊元美，同仕南都，爲敬美太常官屬。敬美唱爲公宴詩，不應。又簡括獻吉，千麟，元美文賦，標其用事出處，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，流傳白下。使元美知之，元美曰：「湯生標塗吾文，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。」自王李之興，百有餘歲，義仍當露充塞之時，穿穴其間，力爲解駁，歸太僕之後，一人而已。

明文苑傳序，述明代文學之流變，謂前後七子，若李夢陽何景明與李攀龍王世貞輩，倡言復古，歸有光以司馬歐陽自命，力排李何王李，而徐渭，湯顯祖，袁宏道，鍾惺之屬，亦各爭鳴一時，於是崇李何王李者稍衰云。是則顯祖亦爲反復古之一員。他謂明代文學該以宋濂爲宗，在復古派氣餒甚熾的時候，持此獨見，實爲難得。而對於李夢陽以下一流，都表示不滿意的。他的孫鵬初逢初堂集序云：「迨夫李獻吉何仲默二公，軒然世所謂傳者也。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，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，神明之際，未有能兼者。剛柔不相兼，正是李何的缺陷。我們曉得顯祖偏要標塗元美的文章，便顯出有意與元美爲難，對復古派迎頭痛擊，有擒賊先擒王的意思。元美執文壇牛耳三十年，名滿天下，顯祖竟敢與之爭衡，苟非自有所見，豈能如此。可是元美卻說：「湯生標塗吾文，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。」顯祖的還魂記，後來果爲他人所塗改，竟爾言中，好像元美是預知的了。

顯祖又嘗論拘儒老生，不懂文章，其合奇序有云：「世間惟拘儒老生，不可與言文。耳多未聞，目多

未見，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，相天下文章，寧復有文章乎？予謂文章之妙，不在步趨形似之間，自然靈氣恍惚而來，不思而至，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狀，非物尋常得以合之。蘇子瞻畫枯竹石，絕異今古，畫格乃愈奇妙。若以畫格程之，幾不入格。米家山水人物，不多用意，畧施數筆，形像宛然。正使有意爲之，亦復不佳。故夫筆墨小技，可以入神而證聖，自非通人，誰與解此？「此所謂拘儒老生，正是復古派一流。他們知古不知今，知人不知我，步法秦漢，模效盛唐，正在步趨形似之間，而了無一點靈氣者。若子瞻之絕異古今，米家之不多用意，自非拘儒老生有此魄力，有此膽量。惟有泥守，不敢創新，在繩墨之間混來混去而已。於是顯祖主張文章有生氣，文人有奇士，序丘毛伯稿云：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，全在奇士。奇士則心靈，心靈則能飛動，能飛動則上下天地，來去古今，可以屈伸長短，生滅如意，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。」若顯祖者，誠古今一奇士，故其文別處蹊徑，稜稜有生氣，與復古派迥然不同了。

列朝詩集最後述顯祖的詩文，說道：

義仍少熟文選，中攻聲律，四十以後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，文變而之南豐臨川。管自叙其詩，三變而力窮，又管以其文寓余，以謂不齷其知吾之所已就，而露其知吾之所未就也。於詩曰，變而力窮，於文曰，知所未就，義仍之通懷嗜學，不自以爲能事如此。而世但賞其詞曲而已。不能知其所已就，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，可不爲之三歎哉！

謙益選義仍詩凡一百三十五首，在列朝詩集中，已屬量之多者，可見謙益甚重其詩。謙益謂：「世但

賞其詞曲而已，「以爲世人不知其詩才文才，有所感歎。謙益亦以詩文鳴，故所重在此。義仍詩文，固亦一代特出者。陳石麟序玉茗集，且以其文比之晁賈，非時人所能及，亟稱之曰：「義仍先生爲一代偉人，於書無所不窺，故其才橫絕古今，而又具深心厚識，有以達其才之所發皇，當時稱爲今日晁賈，非虛譽也。余聞見單寡，不必遠爲援引，卽就臨川文獻論之。臨川名流鵲起，代不乏著作手，而能爲晁賈之文，馳騁萬變，使讀者壯心駭目，無如晏元獻，王荆國。而先生排斥歷下瑯琊之踳駁，力振衰靡，不屑依傍人門戶，特挾其寶光浩氣，以赴於楮墨間。故所著古文詞，雄渾博大，堅潔深秀，直可與同叔介甫二公，並壽千古。若夫有韻之章，則又兄事小山，弟畜溪堂，是能爲晁賈之文，而又兼備諸家體裁，與古人鬪犖角勝，令當時健者，皆出其下。」嘗披讀玉茗集，深歎義仍負此大才，謙益石麟稱之，實非過言。而觀阮序玉茗集又以其文比之昌黎，謂：「唐有昌黎，明有先生，其揆一也。」其爲人所贊歎如此。然義仍詞曲又決不在其詩文之下，後人所以毀殿稱道而不置者，豈爲無因？

二、還魂記的故事

還魂記又稱牡丹亭，（註七）蓋劇中主角杜麗娘在夢中遇柳夢梅於牡丹亭，因以爲名。論者每稱顯祖此劇爲杜撰者。曲海總目提要云：「柳夢梅與杜麗娘，夢中相遇于牡丹亭，本無其事。」牡丹亭的故事，誠屬荒唐，自然是出於顯祖所杜撰的。劇中第一齣的漢宮春詞，卽說明此劇故事的大概，其詞云：

杜寶黃堂，生麗娘小姐，愛踏春陽，感夢書生折柳，竟爲情傷。寫真留記，夢梅花道院淒涼。三年上，有夢梅柳子，於此賦高唐。果爾回生定配，赴臨安取試，冠起淮揚。正把杜公園困，小姐驚惶。教柳郎行探，反遭疑激惱平章，平流况，施刑正苦，報中狀元郎。

又標目云：「杜小姐夢寫丹青記，陳教授說下梨花鎗，柳秀才偷載回生女，杜平章刁打狀元郎。」曲海謂「首尾粗俱於此。」此種死而復蘇的故事，自然沒有，我們以戲看戲便是。既然是戲，當取其意，又何必泥守其故事呢。其故事梗概如下：

南宋有柳春卿者，年二十餘，爲柳宗元之後，流寓廣州。一日夢一妙齡美人，立園中梅花樹下，呼曰：「柳生，柳生，遇俺方有姻緣之分。」及醒，因改名爲夢梅。又有南安郡太守杜寶者，爲杜甫之後，有女麗娘，年華二八。杜寶延老生員陳最良授經，講關雎篇，有所感。後爲侍女春香所誘，私遊後花園，百花爛漫，衆鳥啾啾，景致非凡。值此陽春佳景，頓起懷春之思，以未得佳偶，頻頻長歎。尋倦入睡，夢一少年書生，折柳枝戲女於牡丹亭芍藥欄前，乃結不解緣。及醒，麗娘傷春之情，益形難禁，日夕相思，飲食不進，衣帶日緩，體態羸弱。因自捻丹青，寫下真容，未幾，下世。杜寶以奉旨勅安撫揚州，乃葬之於梅花樹下，建梅花庵，安置麗娘神位，命石仙姑守之。麗娘死後，至冥府，閻王以其慕色致死，爲夢中犯罪，姑宥其無罪，許其再出人世。死後三年，其時柳夢梅往臨安應科舉，過南安，因病宿梅花庵，偶至後花園逍遙，拾一小匣，內有美人圖，蓋卽麗娘自寫真容者，携歸房中，懸壁間把玩。一夕麗娘魂來敲門，怪

而聞之，見一美女，整容而立，彷彿與前夢梅花樹下所見者。導之入房，與共枕席，夜夜如此。一夕麗娘魂告柳生曰：「奴家便是畫中人，前任杜太守女魂也，願君發後園墳冢，令妾再生。」柳生因與仙姑發墳，麗娘果然再生。已而草草成婚，然後往揚州求父母許婚。先至臨安應科舉。其時金兵南犯，杜寶自揚州移鎮淮安，被圍。夢梅受麗娘託，携麗娘自畫像，詣淮安晤杜寶。會淮安圍解，杜寶宴太平，見夢梅携麗娘像，謂其發女墳，命左右吊打之。柳生告以麗娘再生事，分辯甚力。此時臨安發榜，柳生狀元及第，杜寶不信。而杜寶守淮安有功，遷平章事，以柳生事奏明天子，柳生亦上疏爭辯。天子據情判別，父子夫妻相認，返邸成親。一家謝恩，吉慶終場。

然而，故事雖是杜撰，但不是完全無所本的。焦循劇說謂：「玉茗之還魂記，亦本碧桃花，倩女離魂而爲之者也。」元曲有碧桃花與倩女離魂。碧桃花，無名氏撰。述女子桃碧，許字道南，未婚。時三月牡丹盛開，女父張珪因邀道南之父徐端夫婦共賞。碧桃與婢遊於後園，適遇道南，甫相見，而徐端夫婦歸，見女與道南語，責女越禮。碧桃憤死，即葬園中。後道南應舉得第，過園中，見碧桃花盛開，因憶碧桃不置。夜見花陰一女子，殊麗，詢之，稱鄰家女，不道姓名，道南悅之，贈與詞，往來甚密。而道南得危疾，醫藥罔效。此女，即碧桃也，陰府以其陽壽未絕，放回，乃託身於其妹玉蘭，與道南再合姻緣，爲白頭夫婦，而道南疾亦愈。

倩女離魂，鄭德輝作，劇意本於陳玄祐離魂記。畧迹，張鑑有女名倩娘，端妍絕倫。鑑外甥王宙，幼

聰悟，美容範，爲翁所器重，每謂：他時當以倩娘妻之。後各長成，宙與倩娘私感於寤寐，後翁竟以倩娘許字他人，女聞之，殊鬱抑，宙亦恚恨。宙將赴京，與倩娘別，上船，至山郭數里，夜方半，忽聞倩娘徒行跣足而至，宙驚喜發狂，偕倩娘遁去。凡五年，生兩子。後將歸，告女家。原來倩娘病在闈中，慨慨數年，不起，家人異之。迨宙偕倩女歸來，室中女聞喜而起，飾裝更衣，笑而不語，出與相迎，翁然合爲一體，其衣裳皆重。卽所謂倩女離魂也。劇意與記，畧有差異。

顯祖之還魂記，若謂其本於碧桃花與倩女離魂，不爲無理。大抵從二劇故事，錯綜以成文。還魂之名，當取於離魂一詞，謂離後而復還也。但牡丹亭之名，則從碧桃花劇中之共賞牡丹而來。顯祖嗜好元劇，則其作曲，深受元劇的影響，可無疑義的。

清袁枚書隱曲說，則謂還魂記用啞車志故事，說道；

啞車志曰：「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，忽有女子，夜入其室。詢其所從來？帆云：『所居在近。』士人感之，自此比夜爲至，居月餘，乃曰：『妾乃前郡梓馬公之女，小字絢娘，死于公解，叢葬於此。今將還生，君可具斤錘，夜密發棺，當如熟寐。君但呼我小字，當微開目，放令就寢，既寤，卽復生矣。再生之日，君之賜也。』士人如其言，果再生，且曰：『此不可居矣。』辦裝遁去。其後馬梓來衢，還葬此女，視棺有損，棺空無物，大驚。問官，莫知所以。有一僧默疑數歲前士人，物色訪之，得之澗湘間。士人先子然，復疑其有妻子，問其所娶，則云：『馬氏女也。』因逮士人，問得妻之由

。女曰：「可併以吾書寄父。」父遣老僕往視，女出與語，問家人良苦，無一遺誤。士人畧述本末，而隱其發棺一事。馬亦惡其涉怪，不復終語，亦忌見其女，第遣人問勞之而已。」湯若士牡丹亭，乃全用其事。

案，睽車志爲宋人郭彖撰。俞曲園茶香室叢鈔亦載此一條，畧同。謂：「此事乃湯臨川牡丹亭藍本，絢娘卽麗娘，但姓不同耳。」而無名氏曲談（增補曲苑本）既引睽車志之言，再引齊東野語，以爲還魂記故事之所本。云：

齊東野語，言：「嘉熙間，有宰宜興者，縣齋前紅梅一樹，極美麗華粲。令一夕酒散，花下見一紅裳女子，自此恍然若有所遇。有老卒頗知其事，白曰：「昔聞某之女有殊色，及笄，未適人而殂，其家遠在湖湘，因蒙葬於此，樹梅以識之。」遂發之，其棺正蟠絡老梅樹下，兩木微蝕，一窺如錢，若蛇鼠出入者。啓而視之，顏貌如玉，妝飾衣服，畧不少損，真國色也。令一見爲之心醉，昇至密室，加以茵藉，而四體亦和柔，非尋常僵屍之比。於是日與之接。既而，氣息惓然，瘦恭不可治文書。其家憂之，乃乘間穴壁取焚之，令遂屬疾而死。」合此二事，與牡丹亭始末胥符，知四夢皆有所本。

按，齊東野語，宋周密撰，其說之怪異，與睽車志類似。此種死而復蘇的傳說，想在宋代，已非常流行。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，則以爲還魂記本於堅瓠集，謂：「湯玉茗譜牡丹亭，未必真有所本，果其有之，情節最與此事吻合，亦當在此不在彼。曲園引睽車志證之，未必然也。」瑞藻所引堅瓠集，未審出自何

人。所載事跡，誠與牡丹亭十分吻合。（註八）但恐是瑞藻僞託，其吻合如此，使人不大相信。若顯祖會讀堅瓠集，何以不明言其牡丹亭之所本呢？近人張行小說閒話，亦引堅瓠集中語，且曰：「湯臨川之牡丹亭，大畧卽誌此事，試以曲中事按之，當吻合也。」蓋亦出自瑞藻之言，不足爲據。

又小說考證引儲備釋抹云：

畫裏眞眞故事，往往見之詞章，而或不知其所本，按范石湖詩注：「進士趙顏，得一軟障，圖一婦人甚寔。工曰：『余神畫也，此名眞眞，呼其名百日卽應。』顏如其言，遂下步，飲食言語如常，生一兒，友人曰：『此妖也。』眞眞乃注曰：『妾南岳地仙，今疑妾，不可住矣。』携其子命上軟障，障上畫圖中，卽添一孩子。」說太離奇，本不足爲曲實。然詞家既習用其事，不妨姑妄聽之。或謂湯玉茗牡丹亭傳奇，乃暗從此事脫胎者。（卷四）

此說只就寫眞一節而言，未足以概牡丹亭故事之全觀。若謂此卽牡丹亭之所本，又未免過於大意而已。

顯祖有牡丹亭題詞，說道：「傳杜太守事者，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，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，予稍爲更而演之。至於杜守收拷柳生，亦如漢睢陽王拷談生也。」則顯祖自己明白說出牡丹亭故事的來歷了。關於李仲文，馮孝將，及談生事跡，曲海會一一舉引出之，茲錄如后：

法苑珠林：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，在那喪女，年十八，權假葬郡城北。有張世之代爲郡，男子子長

年二十，夢一女，自言前府尹子，今當更生，心相愛樂，故來相就。如此五六夕，忽然晝現，衣服薰香殊絕，遂爲夫婦。寢息，衣皆有袴如處女。後仲文遣婢視女墓，因過世之婦相問，入解中，見此女一隻履，在子長床下，取之啼泣，呼言發塚。歸，以示仲文，驚愕，遣問世之：「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？」世之呼問，兒具陳本末。發棺視之，女體已生肉，顏姿如故，惟右脚有履，子長夢女曰：「我此得生，今爲所發，自爾之後，肉爛不得生矣。」泣涕而別。

又：東晉馮孝將，廣州太守，兒名馬子，年二十餘，獨宿廡中，夜夢一女子，年十八九，言：「我是北海太守徐元方女，不幸早亡。出入四年，爲鬼所枉殺。案生錄，當年八十餘，聽我更生，要當有依憑，方得活，又應爲君妻。能從所委，見救活否？」馬子答曰可。因與尅期，至期，床前有頭髮，正與地平，令人掃去，愈分明。遂屏左右發視，漸見頭面，已而，形體皆出。馬子便令坐對榻上，陳說言語，奇妙非常，遂與寢息。每戒云：「我尙虛。」問何時得出，答曰：「出當待本生日。」遂往廡中。女計生日至，具教馬子出已，養之方法。馬子從其言。至日，以丹雄鷄一隻，黍飯一盤，清酒一升，祭訖。掘棺開視，徐徐抱出，著氎帳中，以青羊乳汁灑其兩眼，始開口咽粥，積漸能語。一朝之後，顏色肌膚，氣力悉復常。乃遣報徐氏，下禮聘爲夫婦。生二男，長男元慶，嘉禾初爲秘書郎，小男敬度，作太傅椽。

列異傳：談生四十無婦，夜半讀書，有女子可十五六，姿顏服飾，天下無雙，來就生爲夫婦。自言

：「我與人不同，勿以火照我，三年之後方可照。生一兒。二歲，夜伺其寢。照之，腰上生肉，腰下但有骨。婦覺曰：「君負我，何不能忍一歲也！大義永離，暫隨我去。」生隨入華堂，以一珠袍與之，裂取生衣裾，留之，而去。後生持袍詣市，臨陽王家買之，得錢千萬。王曰：「是我女袍，此必發女墓。」乃收拷之。生具以實對。王視女家完如故，發視之，得衣裾。呼其兒，類王女，乃召談生以爲婿，表其兒爲侍中。

法苑珠林爲唐釋道世撰，成於唐初，則死而復蘇之說，且在啜車志與齊東野語之前。顯祖據其所述，「稍爲更而演之」，以成牡丹亭。則牡丹亭故事雖怪異，然亦有所本，未必完全出於杜撰。法苑珠林兩段，皆云死後發塚而生，爲麗娘死後三年發塚而生之所本，列異傳記臨陽王氏拷打談生，爲杜守拷打狀元郎之所本。顯祖且自己說出其所本之來歷，則其言更可靠。總之，牡丹亭的故事，在戲劇則本於梁桃花與倩女離魂，在散篇則本於法苑珠林，列異傳，啜車志，齊東野語等記載。惟顯祖的牡丹亭實別有作意，不似各篇之徒演怪異而已。此顯祖所以遠勝前人，而其才爲不可及者。

二、刺曇陽子與刺權要

論者謂顯祖所以寫牡丹亭，蓋有所義刺，其說大抵有二：一爲刺曇陽子，一爲刺權要。然而，此皆附會穿鑿之談，茲分別述之。

刺曇陽子之說，先見於明徐樹丕小識：「若士素恨太倉相公，此傳奇杜麗娘之死而更生，以况曇陽子，而不平章則暗影相公也。按曇陽仙蹟，王元美爲之作傳，亦旣彰彰矣。其後太倉人更有異議云：曇陽入甌後復生，至嫁爲徵人婦。其說曖昧不可知，若士則以爲實。然耳聞若士死時，手足盡墮，非以綺語受惡報，則嘲謔仙真，亦應得此報也。然更謂若士具此風流才士，而室無姬妾，與老人相莊至老，似不宜得此惡報，定坐嘲謔仙真耳。」太倉相公，蓋卽王錫爵，事詳明史，字元馭，累官至首輔，卒贈太保，諡文肅。弟鼎爵，進士，累官河南提學副使。顯祖與太倉有隙，史未明言。然顯祖會上疏劾申時行，而福建僉事李祖泰表入都，列時行十罪，語侵王錫爵，（見明史顯祖傳）或與顯祖有關。而曇陽子，太倉相公之次女也。（見下文談引言）徐某竟因此假禍，謂顯祖嘲謔仙真，得罪，死時受「手足盡墮」之刑，且謂「應得此報」，可謂恨之深了。官人真不可開罪，尤其是身當其位，有權有勢者，他的爪牙正多，隨時可以誣陷申傷，顯祖就此蒙了冤屈。然而，是非曲直，終可大白，朱彝尊已不以徐某之說爲然，他的靜志居詩話說道：

世或相傳云，刺曇陽子而作。然太倉相君，實先令家樂演之，且曰：「吾老年人，近頗爲此曲憫悽！」假令人言可信，相君雖盛德有容，必不反演之於家也。

牡丹亭若爲刺曇陽子而作，何以太倉相公竟先演之於家？何物徐某，信口雌黃，一至於此！無名氏曲談引略車志與齊東野語之言，以爲「牡丹亭亦非憑空結撰，而刺曇陽子之說，不攻自破矣。」况顯祖題詞已自稱本於李仲文，馮孝將的故事而來的呢。曇陽子究爲何許人物？王元美有曇陽大師傳，載之最詳，有

云：

師姓王氏，父學士荆石，母朱淑人，夢月輪墜牀而孕，名曰挂。許字徐景韶，年十七，將嫁，師乃灑掃淨室，奉觀世音像，願長齋受戒。禪居三月，會景韶病死，以計來，師縞服草履，別築一土室居之。夜夢至上真所，香煙成篆書善字。有朱真君，令師吸之，命名齋貞，號羹陽。醒卽卽食，惟進桃杏汁液。手挽雙髻，已而丹成，並不復進諸果。管築茅齋於僻地，榜曰悟澹觀。閱五年，道有成，請謁徐郎墓。辭畢，遂於享室東隅，以一甕據地而坐，不復移足，亦不令有所蓋覆。九月二日，問學士甕成否？重九，吾期也。世貞促載甕至，曰，卽甕所爲高坐。召世貞等之稱弟子者，及女弟子，各有誨語。忽袖刀割髻於几曰，吾以上真度不獲死，遺蛻未卽朽，不獲葬，此髻所以志也。爲我啓徐郎墓而謝之。遂入甕，出所書讚教及辭世歌偈，復命女僮傳語，吾羹鸞菩薩化身也。左手結印執劍，右手握麈尾，立而暝。時年二十三。觀者數萬人，莫不贊歎云。（按，手頭無翁州集，此據霜崖曲跋錄出。霜崖曲跋謂：「傳凡一千九百八十二言」。此爲節錄）

羹陽子事頗爲怪幻，然與麗娘事本無關係，故霜崖曲跋謂：「與麗娘事絕不相類，因節錄之，明其無所與也。」而無名氏曲談引吳江沈瓊近事叢殘載羹陽子事，與翁州傳，畧有出入，（註九謂：「羹陽仙，太倉王相公之次女也。」）歷述羹陽子成仙之始末。又謂：

太倉王學憲開爵，於瓜州娶一婢，名曰瓜秀。學憲卒，其家人某託他人名，轉娶爲己妾，深藏於鄉

莊遂屏中，久之漸播於外。恐主知之，乃轉售於人，遂爲媼於浙中。有狂生某與狎，問知其鄉里，又能言相公家事，異之，曰：子莫非卽往年所稱臺陽乎？謬應之曰：是也，於是狂生揚言於人，自稱爲王婿，且爲詩歌以彰之。遂使貞仙蒙污，可恨哉！

臺陽子重生之說，畧見於此。鼎爵所娶婢，竟稱臺陽，則爲叔姪相戀，其爲妄言，可想而知。此必妄人之所爲。故曲談謂：「然則牡丹亭刺臺陽而作，殆亦輕薄者所構成之說，決非海若本意也。」謂爲輕薄者所構成，此語甚是。若此妄人妄言，顯祖豈亦信之，便據其說以成文乎？况與醫娘事有如風馬牛不相及，明明是輕薄者欲陷害賢良而已，固爲識者所不取。而楊恩壽又斤斤以刺臺陽之說爲真，他的詞餘叢話說道：

嘗見感應篇注：有人冥者，見湯若士身荷鐵枷，人間演牡丹亭一日，則答二百。雖甚其辭以警世，亦談風雅者不敢不勉也。先生本文肅公門下士，文肅中女臺陽修道有得，一時名士無慮數百人，頂禮稱弟子。豫示化期，飛昇亡夫墓次，萬目共睹。但遺脫入籠，有婉姬相隨同掩，或疑爲蛇所祟耳。數年後，忽有鄆人婁姓，以風水遊吳越間，一妻二子，居處無定。妻慧美多藝，且能操吳音，著實甚富。捕者疑之，蹤跡頗急，度不可脫，則曰：「我太倉姓王也。」於是譁然，臺陽復生矣。時文肅父子俱在朝，僅以族人司家事，急召婁夫婦訊之，詭稱實未死，從愈後穴而逸。族人向未見臺陽，莫能辨。有老僕諳視良久，忽省曰：「汝非二爺房中某娘乎？」始惶恐伏罪。蓋文肅亡弟鼎爵娶妾竊賈以

逃者也。執付幹僕，解送京師，婦與幹僕通，乘其醉，携二雛並妻夜竄，莫知所終。當海內轟傳時，先生遽深風影之談，填成豔曲。初不過遊戲三昧，不料原本一出，遂有千古。後人讀其詞，未嘗不信其事實，爲曇陽之玷。先生官職不顯，畢世沉淪，誠受筆墨之障。蔣心餘撰香玉茗，私淑有年，臨川夢集夢一齣，亦以誣曇陽爲非。其詞云：「畢竟是桃李，春風舊門牆，怎好把唯薄私情向筆下揚，他平罪孽這詞章。」

叢話引感應篇注，實屬妄謬。人既入冥，豈能再到人間，而冥中又豈能有所見的呢？正是冥人說冥話。想此人即是輕薄者流，對顯祖必有嫌怨之處，欲加誣陷，因而日有所思，夜則有所夢。入冥之說，無非如此。而楊氏竟亦認此爲曇陽之玷，以爲顯祖采風影之談，填成豔曲。試一展牡丹亭讀之，麗娘之事，究有何處似曇陽呢？即使似之，顯祖正極力表彰麗娘，又有何一言一語玷辱曇陽呢？楊氏不審事理，不考情實，隨聲是非，雷同耳食，何以論曲？且謂蔣心餘亦作如是言，難道蔣心餘有言，便可以入顯祖於罪麼？至謂顯祖在冥中受判，實爲忌才之說。清湯傳極開徐筆話云：「夜坐閱牡丹亭，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，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，未知人語鬼語，意甚不平。竊謂才如臨川，自當修文地府，縱不能遇花神保護，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，令受無量怖苦。豈冥途亦妬奇才耶？內子從旁語曰，當由臨川不幸，遇着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。余笑領之，徐曰，若令我作判官，定須覓一位杜小姐送甌司矣。」此雖戲語，足爲顯祖呼冤。顯祖究竟犯了何罪，須受冥判？楊氏以論曲自命，而妄謬如此，可爲慨歎。王國維

錄曲餘談謂楊氏載此事，不知采自何書，即駁楊氏所論者爲非：

余謂此說不然。若士撰此曲時，正在太倉，正爲文肅而作，又在文肅家居之後，決不爲此輕薄事。江熙掃軌開談云：「王文肅家居，聞湯養仍到婁東，流連數日，不來謁，徑去，心甚異之。乃遣人暗通湯從者，以覘湯所爲。湯於路，日撰牡丹亭，從者亦竊寫以報。逮成，袖以示文肅。文肅曰，吾獲見久矣。」又靜志居詩話亦云：「牡丹亭初出，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。且云，吾年老，近頗爲此曲惆悵。」合此二書觀之，則刺曇陽之說，不攻自破矣。

而吳梅霜曲跋亦不以蔣心餘之言爲是，謂：「未免輕議古人，余甚無取焉。」（卷二）總之，曇陽仙化，荒唐怪誕，元美之傳，已使人不甚了了。與麗娘兩兩比對，相去何祇千萬里。顯祖即與文肅有嫌，亦不能謂牡丹亭爲刺曇陽之作。

其次爲刺權要。論者謂顯祖不得志於時，懷抱鬱悒，故每有不平之鳴。此刺權要之說之所由來。小說考證引山樓叢錄，謂顯祖會「上疏劾首輔申時行，謫徐州典史，稍遷遂昌縣。二十七年，大計憲官，頗多牢騷不平之氣。所作傳奇，往往託時事以刺貴要。」（按，據明史本傳，徐州當作徐聞）（註十）而所刺之權要，每多指王錫爵與陳繼儒云。關於王錫爵，前文論刺曇陽子，已畧及之，茲更舉論刺陳者如下。清顧公燮消夏閑記云：

雲間陳眉公入汴，即告給衣頂禮，自矜高致，其實日奔走於太倉王錫爵長子縉山名衡之門。適臨川

孝廉湯若士在座，陳輕其年少，以新構小築命湯題額。湯書「可以棲遲」，蓋譏其衡門下也。陳卿之。自是王相主試，湯總落孫山，王歿後始中進士。其所作還魂記傳奇，惡奈結撰，污穢閨闈，內有陳齋長，卽指眉公。與唐元微之所著會真記，元王實甫演爲西廂曲本，但稱填詞絕唱。但口孽深重，罪干陰譴。昔有人遊冥府，見阿鼻獄中，拘係二人甚苦楚。問爲誰？鬼卒曰：「此卽陽世所作還魂記與西廂記者，永不超生也。」宜哉！（曲海揚波卷二引）

近人錢靜方小說叢考亦云：「先是華亭陳繼儒借隱逸爲名，交結公卿，廣通聲學。臨川嘗面斥其奸，繼儒銜之，日於名公卿前媒孽其短。臨川以是再赴春闈，蹭蹬不售，至是已三上公車矣。」此亦本消夏閑記之說而來。按，陳繼儒，明史入隱逸傳，字仲醇，華亭人，號眉公，爲諸生，與董其昌齊名。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。繼儒與錫爵之關係如此。年二十九，取儒衣冠焚棄之，隱居崑山之陽，後築室東佘山，杜門著述，有終焉之志。爲人亦頗清高，與顯祖豈能區區於一語一言之爭，銜恨而反目。至謂顯祖罪干陰譴，在冥中拘係甚苦楚，永不超生云，則與詞餘叢話，同屬妄謬。况梅花簾塵影謂：

蔣心餘作臨川夢傳奇，極詬陳眉公之爲人，且於湯陳交惡之由，言之頗詳。然晚香堂中題牡丹亭一跋，有楊用修長於論詞，而不嫻於造曲。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，長於北而又不長於南。獨臨川以花間蘭畹之遺，兼擅其長云云。其推崇臨川至矣。至化夢還覺，化情歸性等語，亦能道出牡丹亭之本意。觀此，則眉公當日，固尙與臨川相厚。空梁泥落，漸結怨嫌，名士忌才，正復何所不至。

塵影引晚香堂之語，以斥心餘之謬，甚是甚是。本來傳奇中語，正小說家言，不當據爲事實。心餘一代盛名，以戲曲稱，其言固可使淺學無識者流，影响不少，甚且誤以爲真。刺陳之說，正是「空梁泥落」，此塵影所以闢之的原故。今再檢晚香堂小品，牡丹亭題詞有云：「張新建相國嘗語湯臨川云，以君之辯才，握塵而登皋比，何渠出濂洛關閩下，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，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。臨川曰，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，而人不解也。師講性，某講情。張公無以應。」又云：「張長公曰，善，不作此觀，大丈夫七尺腰領，畢竟罷殺五慾窠中。臨川有靈，未免叫屈！」眉公且爲臨川爭氣，豈有其文爲刺己之作，而又反爲之題詞呢？刺陳之說，不攻自破。

又山樵叢錄謂刺鄭洛，蔣遵箴等，（註十一）牽連甚多，幾乎滿朝權要，無一不涉及者，立論瑣屑複雜，諸多巧合，不免揣度臆說，更不足稱是。顯祖不得志於時，而有刺權要之言，此亦意中事，但謂一皆有所指，有其人，有其事，此則過於附會穿鑿而已。文章之成，決不如此。我們謂顯祖即有所刺，亦決不會如此複雜的，且又不是劇中主旨。牡丹亭在當時享有盛名，而附會者因此亦愈多。（十二）刺曩陽子，刺權要，後人好事，傳說紛紛，固不足論。顯祖慘澹經營以成此曲，亦必有其作意，容在下節詳細論之。

四、還魂記的作意

說到還魂記的作意，我們必根據顯祖的牡丹亭題詞以立論，然後得其端倪。今不厭求詳，將其全文轉

錄如下：

天下女子有情，寧有如杜麗娘者乎？夢其人卽病，病卽彌連，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。死三年矣，復能冥莫中求得其所夢者如生。如麗娘者，乃可謂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生而不可以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夢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，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？必因薦枕而成親，待掛冠而爲密者，皆形骸之論也。傳杜太守事者，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，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，余稍爲更而演之。至於杜守收拷柳生，亦如漢睢陽王拷談生也。嗟夫，人世之事，非人世所可盡。自非通人，恒以理相格耳。第云，理之所必無，安知情之所必有耶。萬曆戊戌秋，清遠道人題。

顯祖此劇，當然是說一個情字，不過他的描寫方法，卻甚要妙。託夢中寫出，寫到從生而死，又從死而生，終於求得其所夢之人。是謂情之至者。此雖與事理不大相符，而顯祖謂：「夢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，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？」又謂：「理之所必無，安知情之所必有耶。」我們不必以普通常理，以論劇中故實。天下總是有此「夢中之人」，那便是真事了。常理可不必有，但人情不能謂之無，那又是真事了。讀顯祖的還魂記，當取他欲表達的劇旨的一面，而捨他描寫的故實的一面，然後得到顯祖的真意。顯祖寄還魂書云：「情有者理必無，理有者情必無。真是一刀兩斷語。使我奉教以來，神氣頓王。諦視久之，並理亦無。世界身器，且奈之何！」我們論還魂記的故事，可作如是觀，不必泥守於故事的真偽，而區區作情

理之論的。

不過顯祖所說的情，是個甚麼的情呢？那要舉出劇中曲文來作證。麗娘是個深閨小姐，連後花園也不會遊過，因為侍兒春香的從意竟然惹起遊園之想。這位小姐，雖然名為國色，實守家聲，玉臉嬌羞，老成尊重。讀到陳教授所講的關雎一詩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便消然廢書而歎曰：「聖人之情，盡見於此矣。今古同懷，豈不然乎？」遊園之想，實本於此。「爲詩章講動情腸」，所以去遊園了。又因爲「他平白地爲春傷，因春去的忙，後花園要把春愁漾。」（第九齣繡苑）

到了後花園，原來是春色無邊。便惹起麗娘一番心事：

（旦）「不到園林，怎知春色如許！」

（烏羅袍）原來是姮紫嫣紅開遍。似這般，部付與斷井頽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？「恁般景緻。我老爺和奶奶，再不提起。」（合）朝飛暮卷，雲霞翠軒，雨絲風片，烟波畫船，錦屏人恁看的這韶光賤。（貼）「是花都放了，那牡丹還早。」

（好姐姐）（旦）遍青山題紅了杜鵑，茶薇外烟絲醉軟。「春香呵！」牡丹雖好，他春歸怎占的先？（貼）「成對兒爲燕阿，」（合）閑凝盼，生生燕語明如剪。嚶嚶鶯聲溜的圓。（旦）「去罷！」（貼）「這園子委是觀之不足也。」（旦）「提他怎的。」

這般天氣，好困人也，於是麗娘沉吟介：

「天呵！春色惱人，信有之乎？常觀詩詞樂府，古之女子，因春感情，遇秋成恨，誠不謬矣。吾今年已二八，未逢折桂之夫，急慕春情，怎得蟾宮之客。」

於是又長歎介：

「吾生於官族。長在名門，年已及笄，不得早成佳配，誠爲虛度青春，光陰如過隙耳！」（淚介）「可惜妾身顏色如花，豈料命如一葉乎！」（第十齣驚夢）

全劇作意，俱見於此，蓋爲那些有才色的女子，顏色如花，而命如葉，終不得其佳配，虛度青春，爲之惋惜哀憐不置。光陰如過隙耳，錦屏人不要吝看這韶光賤的。麗娘這個才色兼全的女子，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」，是多麼使人憐惜呢！一個人的青春去了，正如孤負豔豔的陽春，觸景生情，感懷自多。麗娘終於情不自禁，便獨自再到後花園逛一遭去。

（行介）「一逕行來，喜的園門洞開，守花的都不在，則這殘紅滿地呵！」

（擲畫扇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，少甚麼低就高來粉畫垣，原來春心無處不飛懸。（絆介）「哎！」睡茶藤抓住裙釵線，恰便是花似人心好處牽。「這一灣流水呵！」

（前腔）爲甚呵，玉眞重過武陵源，也則爲水點花飛在眼前。是天公不費買花錢，則咱人心上有題紅怨，（咳）孤負了春三二月天！（第十二齣尋夢）

情素盡放，足見麗娘木心。雖欲把情來關，也關不住了。春心飛懸，誰關得住？景色撩人，春心動蕩

，這是人情的呵。正是「花草草山人戀，生生死死隨人願，便酸酸楚楚無人怨」。又是「一時間望，一時間望眼連天，忽忽地傷心自憐，知怎生情悵然，知怎生淚啼懸。」這是麗娘自怨自艾的時候了。一個女子，到了顏色如花，而命如葉，誰也會這樣怨艾的。後來麗娘一天天的消瘦下去，便決意把她的豔冶輕盈的容貌，自行寫真，留在人間。因為「少年人如花貌，不多時憔悴了，不因他禍分難銷，可羨的紅顏易老。論人間絕色偏不少，等把風光去抹早」。（第十四齣寫真）紅顏易老，多麼傷心！人間絕色正多，不獨麗娘爲然，顯祖舉麗娘做個例子罷了。不久，麗娘終於少年亡，雖能三年後復蘇，這是顯祖對於人間姑作一種慰藉，免得使人過於失望。後來且魂再上場時，顯祖寫一支曲道：

（添字昭君怨）昔日千金小姐，今日水流花謝！淹淹惜惜杜陵花，太虧他！生性獨行無那，此夜星前一個。生生死死爲情多，奈情何！

這是一本牡丹亭的縮影，也是杜麗娘的一生。一個千金小姐，結果是水流花謝，言之氣短。才色變全，曇花一現，留作後人夢寐感歎而已。至於麗娘復蘇與柳生成配偶，則爲顯祖一種理想的希望。人死後，怎可再生？此非理想的希望如何？明人傳奇的體制，大概是團圓結局，牡丹亭也不能例外。然此，又豈是顯祖的本意？

牡丹亭所謂言情，就是描寫這個才色變全的女子，哀其才色，而不得其偶的情，並不是麗娘與柳生團敘的情。是才與色兩個字，並不單是一個色字。描寫一個色字的作品太多了。一個人以色見稱，當然可以

自傲，假如以才與色二者見稱，豈非更可以自傲麼？以色見稱，即使紅顏薄命，也未必令人哀憐惋惜，但以才與色二者見稱，而紅顏薄命，則非使人哀憐惋惜不可。顯祖即在這一點上着眼，力極作文字的渲染，爲閨中人說盡許多心事與委曲。此牡丹亭所以成爲千古絕調，而爲庸輩俗子者流所不大了也。

無名氏新傳奇品論牡丹亭謂：「杜麗娘事甚奇，而著意發揮懷春慕色之情，驚心動魄。且巧妙疊出，無境不新，真堪千古矣。」以「懷春慕色」一語來論牡丹亭，我們覺得有點糊塗。懷春慕色，在普通的意見來說，有幾分類似色情狂。而牡丹亭決不是描寫色情狂那些人物。雖然顯祖在劇中亦謂麗娘「只爲癡情慕色，一病而亡。」（第二十七齣魂遊）但癡情慕色，此語亦須有所分解。顯祖所謂色情，亦決非對色情狂之意而言。若麗娘者，深心自守，深居幽閨，只爲違春，惹動情思，感覺自己年已及笄，尙獨孤守，而流光易逝，紅顏易老，不免悽愴傷懷，希得其所思念之人而已。麗娘此情，乃是人情，決非色情狂登類者。顯祖所謂癡情慕色，蓋即得情之正者，不是得其不正者。我們讀牡丹亭，須於此處有所分別，然後稱是。

王驥德曲律又謂：「還魂壹夢，如新出小旦，妖冶風流，令人魂銷腸斷。」（卷四）這個論法，我們又嫌他不甚明朗。只謂妖冶風流，魂銷腸斷，不免入於污俗了，或者甚而涉於淫蕩了。還魂若果只是如此，試問有何可取？王氏之言亦未嘗得顯祖之情是怎樣的一種情的。衡曲塵談論情有謂：「夫人，情種也，人而無情，不至於人矣，曷望其至人乎？情之爲物，役耳目，易神理，妄嚇明，廢饑寒，窮九州，越八荒，穿金石，動天地，率百物。生可以生，死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生可以死，死又可以不死，生又可以忘。生

遠遠近近，悠悠漾漾，杳弗知其所之。」用此以喻還魂之情，庶幾得之。顯祖對張公所謂：「師講性，某講情，」其所講的情，也許是塵譚所論的情了。這個情，是人的本性所有，決非色情狂那樣的淫亂濫發，污穢狎冶。這些怎配得上文字來寫，不怕褻瀆了筆墨麼？

總之，還魂是描寫才色雙全，哀其才色，而不得其偶的女子。寫出他的鬱悵悲憤，悲傷感歎。寫出他的孤單荒獨，冷落淒清。寫出他可憐的遭遇，不幸的命運。寫出他生生死死的過程，從顏色如花，直至命如一葉，從千金小姐，直至水流花謝。有如空谷幽蘭，自開自落，淒涼一世，寂寞一世，任風吹雨打，人也不管，天也不管。淹淹惜惜杜陵花，太虧他！生生死死爲情多，奈情何！

冥娘是個不幸者，但天下好像冥娘的人委實不少，讀還魂記，不禁有同病相憐之感，因而演出種種悽怨欲泣的悲劇的故事。豈特顯祖的文章動人，他的文章的作意尤能動人的。黎澹雲語云：

內江一女子，自矜才色，不輕許人，讀還魂記而悅之，遂造西湖訪焉，願奉箕帚。湯若士以年老辭，女不信。一日若士湖上宴客，女往觀之，見若士儼然一翁，僂僂扶杖而行。女歎曰：「吾生平慕才，將托終身，今老醜若此，命也！」因投於水。（無錫劇說卷二引）

靜志居詩話：

蕪江女子俞二娘，酷嗜牡丹亭曲，斷腸而死，故義仍作詩哀之云：「畫燭插金闌，眞珠泣繡窗。如何傷此曲，偏只在蕪江！」（註十三）

《繡房織錦堂開筆》云：

杭有女伶商小玲者，以色藝稱，於還魂記尤擅場。嘗有所屬意，而勢不得通，遂鬱鬱成疾。每作杜麗娘，尋夢，鬪鶯諸劇，眞若身其事者，纏綿淒惋，淚痕盈目。一日，演尋夢，唱至待打併香魂聲片，陰雨梅天，守得個梅根相見。盈盈淚面，隨聲倚地。春香上視之，已氣絕矣。臨川寓言，乃有小玲，實其事耶。（劇說卷六引）

三借廬筆談云：

湯臨川 牡丹亭記，脍炙人口。相傳揚州有女史金鳳（原註云，梅仙云，蘇州人，宋姓。毓仙云，浙江人，不知其姓）父母皆故，弟年尚幼。家素業，遺資甚厚。鳳幼慧，喜翰墨，尤愛詞曲。時牡丹亭書方出，因讀而成癖，至於日夕把卷，吟玩不輟。時女未字人，乃謂知心婢曰：「湯若士多情如許，必是天下奇才，惜不知里居年貌，爾爲我物色之，我將留此身以待也。」婢果托人探得耗，知若士年未壯，已有室。時正待試京師，名藉藉傳人口。卽以復鳳，鳳默然久之。作書寄燕都達意，有願爲才子婦之句。年餘亡覆書，蓋已付洪喬公矣。復修函寄之，轉展浮沉，半年始達，時若士已捷南宮，感女意，星夜來廣陵，則鳳死已登月矣。臨死，遺命於婢曰：「湯相公非長貧賤者，今科貴後，倘見我書，必來相訪。惟我命薄，不得一見才人，雖死目難瞑，我死，須以牡丹亭曲殉，無違我志也。」言畢，遂逝。若士感其知己，出已資，力任葬事廬墓，月餘始返。因理金氏產，并其弟悉載以

去。後弟亦成名。楊雲生爲余述。（小說攷證卷四引）

上列所舉各條，以內江女子，婁江俞二娘，杭伶商小玲，揚州金鳳釧，皆因讀牡丹亭而有所感遇，竟兩夭折，與杜麗娘同其命運者。顯祖正描寫此輩才色變全的女子，說盡其心頭蘊積之情，蕩其魂魄，刺其腹心，竟不免出於一死，多麼可哀可憐！然而，世之抱此遺恨長此以終古者，正不知凡幾，我們又知道得幾多呢？

還有小青的凄豔故事，與牡丹亭有關係的，小青詩云：

冷雨淒風不可聽，桃燈閒看牡丹亭。世人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？

楊恩壽詞餘叢話錄此詩，並云：「瘞杯羹就此詩意，演成題曲一齣，包括還魂大旨，處處替寫小青心事。確是小青題牡丹亭，不是與江俞二姑題牡丹亭也。」然而小青實爲何人，亦不可得而知，姚華菴澗室曲話謂：「相傳小青是一隱情字，文人狡狴，非必真有其人。（中畧）且云，是小家女兒，慕玉茗之才，而不獲偶，卒爲情死，即清客臨川夢傳奇所叙婁江女子讀曲而亡者也。」此說予習聞之，亦不復記其所出。第與廣陵小青事，又如出兩人。殆不得其名，抑或別有所諱？此皆情之所鍾，即可託名小青耳。」固不必深究小青有無其人，然天下女子，豈獨傷心是小青者，則大有人在。小青云云，或是一隱情字云云，都是才貌變全，顏色如花，而命如葉。玉茗所念念不能忘情者，此等人耳。

五、湯沈的聲律之爭

湯顯祖與沈璟皆爲萬曆期間的戲曲大家。呂天成曲品，其上之上二欄，僅列兩人，卽爲湯沈。湯主意趣，沈主聲律，各不相投，勢成水火。沈璟吳江人，（註十八）顯祖臨川人，故論曲者分臨川吳江二派。呂天成曲品詳述二家派別作風之不同，有云：

沈光祿金張世裔，王謝家風，生長三吳歌舞之鄉，沈酣勝國筵絃之籍。妙解音律，花月總堪主持，雅好詞章，僧妓時招佐酒。束髮入朝而忠鯁，壯年解組而孤高。卜業郊居，避名詞隱，樂曲流之汎濫，表音韻以立防，痛詞法之藜蕪，訂全譜以開路。紅牙館內，脛套數者百十章，屬玉堂中，演傳奇者十七種。顛盼而煙雲滿座，咳唾而珠玉在豪。運斤成風，樂府之匠石，遊刃餘地，詞擅之庖丁。此道賴以中興，吾黨甘爲北面。湯奉常絕代奇才，冠世博學，周旋狂社，坎坷官途。當陽之謫初還，彭澤之腰乍折。情癡一種，固屬天生，才思萬端，似挾靈風。搜奇八索，字抽鬼泣之文，摘鹽六朝，句疊花翻之韻。紅泉秘館，春風檀板敲聲，玉茗華堂，夜月湘簾飄韻。麗藻憑巧腸而潛發，幽情逐彩筆以紛飛。遽然破甕夢於仙禪，嚼矣銷塵情於酒色。孰枯元劇，故琢調之研媚賞心，妙選生題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。不事刁斗，飛將軍之用兵，亂墜天花，老生公之說法。原非學力所及，洵是天資不凡。又云：

此二公者，懶作一代之詩豪，竟成千古之詞匠，蓋灑澤所涵秀，而彭蠡所毓精者也。吾友方諸生曰：松陵具詞法，而讓詞致，臨川妙詞情，而越詞檢。善夫，可謂定品矣。乃光祿常曰：「寧律協而

詞不工，讀之不成句，而讀之始叶，是曲中之工巧。」奉常聞之曰：「彼惡知曲意哉，予意所至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」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。予謂二公，譬如狂狷，天壤間應有此兩項人物。不有光祿，詞體不新，不有奉常，詞體孰抉。儻能守詞隱先生之短窳，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方情，豈非合之變美者乎？而吾猶未見其人，東南風雅蔚然，予且且暮遇之矣。予之首沈而次湯者，挽時之念方殷，悅耳之教寧緩也。畧具後先，初無軒輊，尤爲上之上。

天成之論，甚稱真確，惟沈先湯後，實有偏見。天成初作傳奇，亦尙綺麗，後師沈璟，作風一變，是天成論曲，亦吳江一派（註十五）謂無偏見，又惡乎可。然湯沈持論既不同，則不能並爲一談。王驥德曲律云：「臨川之於吳江，故自冰炭。吳江守法，斤斤工尺，不欲令一字乖律，而毫鋒殊拙。臨川尙趣，直是橫行，組織之工，幾與天孫爭巧。而屈曲聲牙，多令歌者齟舌。」守法者實爲音樂家，尙趣者實爲文學家。以音樂論，則沈先湯後。以文學論，則湯先沈後。故曲律又謂：「新曲列九品，以上之上屬沈湯二君，而以沈先湯後，蓋以法論。然二君既屬偏長，不能合一，則上之上，尙當虛左。」驥德本亦吳江一流，（註十六）然其持論，則較天成切合。天成以音樂的眼光論文學，其言自不能中肯了。

還魂記太負盛名了，一時傳唱天下，於是沈璟竟以其守法之道，改竄還魂，蓋認還魂是不協於聲律的。（註十七）此事乃惹起文壇上一場大糾紛。一則謂：「寧律協而詞不工，讀之而成句，而讀之始叶，是曲中之工巧。」一則謂：「彼惡知曲意哉，予意所至，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」沈氏所爭的是法，而湯氏所

爭的是趣，各走極端，難以相容，如此爭論，決沒有結果的。沈氏是當時曲律的權威，曾寫成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一書，論聲韻拍板等問題，嚴格精密，獨步前後。（註十八）言曲律者，視作金科玉律。而親炙於沈氏的咳嗽的，又有呂天成，王驥德二人，附和沈氏。於是吳江派聲律之說，盛稱於時。故沈氏竟敢改易他人文章。而湯氏回答，亦聲色俱厲。以文論文，則湯氏之言爲是，怎能在他人前低首示弱呢？

還魂記不獨遭沈氏改竄，呂天成亦來改竄，顯祖答初成書說道：「不佞牡丹亭記，大受呂玉繩改竄，云便吳歌。不佞哂然笑曰，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，割蕉加梅。冬則冬矣，然非王摩詰冬景也。」又有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詩云：「醉漢瓊筵風味殊，通仙鐵笛海雲孤。總儻割就時人景，卻媿王維舊雪圖。」又與宜伶雜章二書云：「牡丹亭記，要依我原本，其呂家改的，切不可從。雖是增減一二字，以便俗唱，却與我原做的意趣，大不同了。」顯祖極不以天成改竄爲然，其憤怒之情，再三見之字裏行間，甚至致書伶人，力說不可從呂家改本，蓋顯祖欲保全他文章的本來面目，一遭改竄，意趣便失。天成論湯沈，謂兼二家之長，則合之變美。豈沈氏改本，只協聲律，而失於意趣，而天成改本，然後聲律與意趣皆能兼顧麼？否則沈氏既有改本，天成何以又再來一個改本呢？天成對於沈氏的改本，其不愜意，則亦甚明。

却不知怎麼原故，改竄顯祖的戲劇，好像成了一種風氣。臧晉叔亦有四夢改訂本。明徐復祚三家村老曲談云：「玉茗堂四傳，臨川湯若士先生作也。（中畧）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，復爲改正四傳，以訂其訛，若士功臣哉。」（何元朗曲論引）復祚，竟以晉叔爲若士功臣。晉叔改本，不僅改刪詞曲，使之協律，

甚而改副全曲，或改賓白，諸多損益，不成樣子。沈氏呂家改本，今已不傳，無可稽考。惟管叔改本獨傳（案，管叔改訂玉茗堂四夢，有明刊本）以情形看來，其改副之處，當較沈呂二氏改本爲尤甚。還魂記清暉閣本凡例云：「如臧吳與鬱藍生二種，皆臨川之仇也。則管叔改本的妄謬，可以想見。何得稱爲若士功臣呢？本來管叔與顯祖具有交情，顯祖有送臧管叔謫歸湖上詩有句云：「君門如水亦如市，直謂風烟能滿紙；長卿曾誤宋東隣，管叔詎憐周小史。自古飛簪說俊遊，一官難道減風流；深燈夜雨宜殘局，淺草春風委蕞穉。」情誼似亦不錯。何以反如吳江一流，故作多事呢？葉懷庭譏爲孟浪，（納書楹曲譜目序）即指管叔而言。

汲古閣六十種曲又載有牡丹亭一種，爲逸士鈕少雅勘正定本，只錄曲文，無科白。吳梅中國戲曲概論云：「清初，鈕少雅格正還魂二卷，取此記逐句勘核其宮調。苟有不合，故作集曲，使通本皆得被之管絃，而不易原文一字。」似此，鈕氏亦屬吳江流派，惟不易原文一字，則與沈呂諸氏改本當又不同。雖不易原文一字，惟無科白，亦失掉顯祖本來意趣，無非志在辟律而已。則與沈呂諸氏改本當又不同。雖不易未必就不協律的。（見下文）故霜厓四夢傳奇總跋謂：「彼一切刪改校律諸子，如臧管叔鈕少雅輩，殊覺多事矣。」

還有馮夢龍者，亦刪改還魂記，且易其名爲風流夢。夢龍亦吳江一派，（註十九）其雙雄記自序有云：「余早歲曾以雙龍戲筆售知於詞隱先生，先生以丹頭秘訣，傾懷指授。」與詞隱的關係如此，何怪其亦

效詞裏的把戲呢。夢龍好刪改他人的戲曲，一生所作傳奇，除雙雄記一種外，餘皆爲刪改本。夢龍真是一個戲曲刪改者。惟其文才不大，所以只知刪改，而不知創作。竟易還魂記之名作風流夢，即此已知其不重戲曲作意。風流夢，顧名思義，淫褻之極，與顯祖的本旨距離太遠了。還魂之被刪改，至夢龍已愈演愈兇，愈不像樣，真是還魂的不幸了。顯祖與錢簡樸書云：「兄須一詣西子湖頭，便取四夢善本，歌以畧人，如薛玉茗堂中也。」可見四夢有善本也有不善本，他自己的原本，當然是善本，而他人改竄的則爲不善本了。他對於一切改竄本子不勝憤恨憤慨。

顯祖究竟是個文學家，而不是個曲學家，所以他的還魂記就被人諸多刪改。顯祖嘗論作曲難以顧及聲律，答呂姜山書云：「凡文以意趣神色爲主，四者到時，或有麗詞俊音可用，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？如必按字換聲，卽有窒滯迸拽之苦，恐不能成句矣。」有如東坡填詞，非曲子所縛得作者。大抵天才作家，往往如是。惟有庸俗者流，然後在繩墨法度中玩把戲耳。然而顯祖又不是個全不懂聲律者，他對於聲律諒是不大深究罷了。他的七夕醉答君東詩云：「玉茗堂開春翠屏，新詞傳唱牡丹亭，傷心拍遍無人會，自摺檀痕教小伶。」則牡丹亭必未不合聲律，只與俗唱有所不同，所以傷心拍遍無人會，而躬自摺檀痕教小伶唱曲，可見他的苦心。戲曲唱法，無妨在手法上可各有別致，大致以不背於聲律原則爲是，決不能人人一模一樣的。牡丹亭的改本如此之多，便可以證明這個道理。沈璟已爲聲律的宗匠，他刪改了牡丹亭，若果處處都與九宮四聲相符，了無訛舛，何以又有呂氏的改本呢？何以又有臧晉叔鈔少雅馮夢龍各人的改本

呢？可見唱法，諸人所見自有與他人殊異的地方。則顯祖又豈能效人一轍一趨，而了無別致呢？謂牡丹亭的聲律與俗唱不同則可，謂其不符於聲律則不可。蓋顯祖作曲，自有他的特殊法式的。顯祖答孫侯居書云：「弟在此自謂知曲，意者筆懶韻落，時時有之，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兄達者能信此乎？」此顯祖的自我批評，尤爲真確，又有誰敢說顯祖不知曲呢？

姚士粦見只編且謂：「湯海若妙於音律，明人亦有此說，與吳江派所持論，豈非相左？顯祖對於聲律，不獨能懂，而且是妙，吳江派對此，又有何說？我們因此更可以知道牡丹亭的聲律與俗唱不同，卻有特殊的風格。迨葉懷庭把四夢一一爲之定譜，於是顯祖妙於聲律，更能大白於天下。懷庭定譜，不改易顯祖原詞，有詞無白，以便歌者。其納書楹曲譜凡例有云：「至其字之平仄整牙，句之長短拗體，不勝枚舉，特以文詞精妙，不敢妄易，輒完轉就之。知音者即以爲臨川之韻也可，以爲臨川之格也可。」懷庭認顯祖，有其韻，有其格，此實至言。顯祖作曲，雖平仄整牙，長短拗體，但非不可歌者，故懷庭完轉就之，使之能歌。其四夢全譜自序又云「願其詞句往往不守官格，俗伶罕有能協律者。邯鄲，南柯，遺感，管叔，寬，其書，（中畧）且曰，吾不願揆盡天下人嗓子。此微言也。若士豈真以振聵爲能事，嗤世之盲於音者衆耳。」是知顯祖的戲曲，大概與所謂官格者之不同，而世之盲於音律者衆，對於他的唱法，不甚懂耳。懷庭乃子細譜之，使之就律，其功實偉。王文治序納書楹曲譜玉茗堂四夢曲譜，詠贊懷庭的功績，說道：「吾友葉

君懷庭，誠哉玉茗之功臣也。（中畧）玉茗四夢，不獨詞家之極則，抑亦文律之總持。乃彼之管絃，又別有一種幽深醜異之致，爲古今諸曲所不能到。俗工依譜諧聲，何能傳其旨趣於萬一。非吾懷庭有以發之，千載而下，孰知玉茗四夢聲音之妙，一至於此哉！」又云：「玉茗興到，疾書於宮譜，復多隕越，懷庭乃苦心孤詣，以意逆志，順文律之，曲折作曲，律之抑揚頓挫綿遠，盡玉茗之能事。可謂塵世之仙音，古今之絕業矣。此書成，薄海以內，定有賞音。如或不然，請俟諸五百年以後。」懷庭如此爲王氏所欣賞，故書楹曲譜一出，乃知牡丹亭非不能歌，不獨能歌，且甚得聲音之妙。

重刻清暉閣，批點牡丹亭，且謂牡丹亭無一字不合，無一音不妙。（註二十）明人面於吳江派之說，所謂牡丹亭不協律者，恐是不協於吳江派的聲律而已。若施以其他的聲律，牡丹亭自可按節而歌。清曾庭枚西江詩話謂：「臨川四夢，掩抑金元，而牡丹亭爲最，然非知音，未易度也。」牡丹亭若有知音者出，如懷庭者一一爲之訂譜，自然能歌了。懷庭與吳江不同處，是吳江以文就聲，而懷庭則以聲就文。以文就聲，則聲調較爲固定，泥守舊套，難以創新，以聲就文，則聲調可隨宮調以轉移，得變化抑揚之妙。謂吳江精於聲律，精則精矣，恐怕因循舊陸，合於俗律，以便俗唱，如此而已。世文豈有無變化的聲律，而可以稱爲精妙的呢？苟吳江先懷庭一着，以聲就文，不妄改曲詞，使之宛轉就律，然後堪稱爲高手。吳江只知有曲，而不知有文，未免不近於妄。而天成，晉叔，少雅，夢龍之徒，又效颦於後，尤爲妄中之妄。若後世尤有效颦者出，則牡丹亭曲譜，可竟至千萬萬，不亦類於滑稽歟？吳江雖與臨川同享盛名，精于聲律

，而拙于文字，其所傳之義俠記，平平無足道，似此又豈能與臨川爭衡？反而改竄臨川曲文，無非欲直駕臨川而上之，未免過于自大而不知自量了。

對於還魂記的批評

還魂記，論者對之皆有好評，呂天成曲品，列于上之上，先見推重。惟所持論，則歎其才高詞妙，而惜其詞幻無法。（見前節舉引）于是明人批評，多本呂氏之說。王驥德曲律云：

臨川湯奉常之曲，當置法字無論，盡是案頭異書。所改五傳，紫釵第修藻艷語，多瑣屑不成篇。還魂妙處種種，奇麗動人，然無奈腐木敗草，時時纏繞筆端。至南柯邯鄲二記，則漸削蕪類，俛就矩度，布格既新，遣辭復俊。其掇拾本色，參錯麗語，境往神來，巧湊妙合，又視元人別一豁徑。技出天縱，匪由人造。使其約束和聲，稍闕聲律，汰其靡字累語，規之全瑜，可令前無作者，後鮮來喆，二百年來，一人而已。

又謂北詞得徐天池，南詞得湯若士，而論若士則云：

臨川湯若士，婉麗妖冶，語動刺骨，獨字句平仄，多逸工尺，然其妙處，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，皆不見散套耳。

沈德符韻曲雜言云：

湯養仍牡丹亭夢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西廂減價，奈不諳曲譜，用韻多任意處，乃才情自是不朽也。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，伶人之稍習文墨者，動輒編一傳奇，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，然悠謬粗淺，登塲聞之，穢溢廣坐，亦傳奇之一厄也。

騷隱居士衡曲談塵云：

臨川學士，旗鼓詞壇。今玉茗堂諸曲，爭膾人口，其最者杜鰲娘一劇，上薄風騷，下奪屈宋，可與寶甫交勝。獨其宮商半拗，得再調協一番，辭調兩到，詎非盛事。惜乎其難之也。

上列諸條，謂臨川調拗無法一層，已于前節一一細論，茲不再述。惟論者又往往以還魂比之西廂，蓋西廂言情，還魂又言情，有相類似。德符騷隱首倡是說，而清人和之，又不乏人。王隱奎柳南隨筆云：「王寶甫西廂，湯若士還魂，詞曲之最工者也。」陳棟北溟草堂曲論云：「玉茗還魂較寶甫而又過之。」又吳山三婦合評還魂記：「或問曰，有明一代之曲，有工於牡丹亭者乎？曰，明之工南，猶元之工北也。元曲傳者無不工，而獨推西廂記爲第一。明曲有工有不工，牡丹亭自在無雙之目矣。」西廂爲元曲第一與否，此非本題所論。北溟草堂謂還魂較寶甫而又過之，諒就詞藻上言之，似未曉得還魂所以過之的原因。還魂的寫意與西廂迥然不同。西廂寫寫鶯偷情，被紅娘捧來捧去，而張生則爲「辨色而興」者流，實在猥靡不足道。還魂決不具有此種穢味者。梁廷枏曲話謂：「言情之作，貴在含蓄不露，意到即止，其立言尤貴雅而忌俗。」還魂可以到此地，而西廂則不能，一則雅，一則俗也。還魂以意趣見勝，臨川斤斤與吳

江爭論者即在此，論曲者正不可不知。若必與西廂相提並論，恐反見形穢了。

沈德符 顧曲雜言又云：「湯養仍新作牡丹亭記，真是一種奇文。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？恐斷非近時諸賢所辦也。」德符既以還魂擬西廂，又欲擬琵琶，當以琵琶較爲近似。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凡例謂：「牡丹亭傳奇以詩人忠厚之旨，爲詞人認則之言。句必尖新，義歸渾雅。高東嘉爲曲聖，湯玉茗爲曲仙，洵樂府中醇乎醇者。」琵琶還魂皆醇雅一流，若西廂則風馬牛不相及了。

至有以臨川調拗無法，而並謂其無才情者，臧晉叔便是其人。王驥德即闢之，曲律云，「又謂臨川南曲絕無才情。夫臨川所拙者法耳，若才情正是其勝場。此言亦非公論。」晉叔既以臨川絕無才情，何以又譜訂其曲，一何矛盾若此。吳江既改竄臨川，時人受其影响，惹出諸多錯誤。晉叔爲臨川友好，亦復如此，得毋惋惜。晉叔嘗撰元曲選，對於曲學當有深究，何不分皂白乃爾。驥德嘗以本色二字論臨川，實爲至言。曲律云：「於本色一家，亦惟臨川一人，其才情在淺深澆淡雅俗之間，爲獨得三昧。餘則修倚而非據則陳，尙質而非腐則俚矣。」臨川自有其才情，才情正是其本色，謂其無才情者，陸說而已。冰絲館重刻還魂記叙，謂還魂兼天地古今之才，亟推許備至，未免過甚其詞。（註二十一）然臨川自有其才情，則是天下的公論了。而李漁論曲，謂若士所以傳者，還魂傳之。（註二十二）一曲成名，飲譽千古，若無才情，曷可至此？

論者每以還魂比之元曲。姚士粦見只編謂顯祖酷嗜元劇，（見前文傳畧引）顯祖讀雜劇既多，自然受

雜劇許多影响。朱彝尊謂：「義仍填詞，妙絕一時，語雖斬新，源實出于關馬鄭白。」（詩話）所謂源出于關馬鄭白云云，此亦意中事。陳石麟序玉茗集則謂：「惟四夢記，真堪壓倒玉簫，棲隱關馬，蘊義淵弘，尤空前後所未有。故天下得其片紙斐字，如獲琪璽天球。」且謂玉茗戲曲，超越元人。怡府本還魂記又謂：「玉茗以善用元詞名，記中以北詞法填南曲，其精處直駕元人而上之，自有詞家，無人能敵也。」還魂多北詞法，亦可想而知。惟還魂究爲南曲，其類于北詞者，實非其本色，其本色處正是其不類于北詞者。故不必以元曲譽之。似元曲者，不過元曲而已，非顯祖自家的本真。李調元雨村曲話謂：「雨絲風片，烟波畫船，皆酷似元人。」此實廢話。雨絲風片，烟波畫船，實爲南曲的藻麗，與北曲的粗豪，迥然不同，何得謂之酷似？納書楹四夢譜自序又謂：「臨川若士先生天才橫逸，出其餘技爲院本，環姿妍骨，斲巧斬新，且奪元人之席。一顯祖究能直奪元人之席與否，茲可不論。北曲有北曲的本色，南曲又有南曲的本色，無妨兩全其美，固不必以直奪元人之席爲榮。然而環姿妍骨，斲巧斬新，可稱爲顯祖的本色，與元人殊異罷！」

還魂所以可貴者，在其作意過人，前文已論之。然其詞語藻麗，却爲南曲的本色，不有臨川，恐傳奇未必能與雜劇爭衡。故論南曲，當重其藻麗，而還魂尤爲藻麗之甚者。還魂的藻麗處，論者多歎賞其驚夢，尋夢數折，霜雁曲跋謂：「驚夢五折，自生而至死，魂遊五折，自死而生，千古不朽也。」驚夢五折，魂遊五折，却爲還魂的精華所在。雨絲風片，烟波畫船之語，卽已斃傳千古。然李漁則謂：「此等妙語，

止可作文字觀，不可作傳奇觀。」又謂「而予最心賞者，不專在驚夢尋夢二折，謂其心花筆蕊，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。」（閑情偶寄）臨川才情滿紙，固不獨在驚夢尋夢，而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，實爲公允之言。惟驚夢尋夢中妙語，可作文字觀，不可作傳奇觀，亦以傳奇比之雜劇之論而已。而我們則謂：還魂的藻麗處，正可作顯祖的文字觀，亦可作顯祖的傳奇觀。此正是顯祖的心花筆蕊。還魂失掉了此種心花筆蕊，恐怕也不爲人所傳誦了。

故論還魂，不必取其似元曲者，當取其藻麗者。此種藻麗語，卻散見於各折之中，固不獨驚夢尋夢如此。茲錄一二於后：

（耍鮑老）（旦）幽谷寒漚，你爲俺催花連夜發，俺全然未嫁，你個中知察，拘惜的好人家。（牡丹亭嬌恰恰，湖山畔羞答答，讀書窗浙喇喇。良夜省陪茶，清風明月知無價。（第二十八齣幽媾）

（鮑老催）（旦）咳！長眠人一向眠長夜，則道鷄鳴枕空設。今夜呵，夢回遠塞荒鷄咽，覺人間風味別。曉風明滅，子規聲容易吹殘月，三分話纔做一分說。（第三十二齣冥誓）

冰絲館評幽媾云：「幽媾歡撓二折，情艷語以幽澀出之，古今獨絕。」又評冥誓云：「古今至文，元理禪理，無所不包，詩餘何足論也。」還魂的藻麗若此類者正多。又如：「烟花惹事，鶯燕成招，雲月知情。」（第十六齣語病）「拜月堂中，行雲徑擁，骨冷怕成秋夢。」「恨蒼窮，妬花風雨，偏在月明中。」（第二十齣禿廝）似此種至情至語，濃豔淒麗，隨處皆是。

還魂記不獨以詞曲取勝，而賓白尤爲擅場。楊恩壽卽見到此點好處，其詞餘設話云：「凡詞曲皆非浪填，胸中情不可說，眼前景不可見者，則借詞曲以詠之。若敘事，非賓白不能醒目也。（中畧）卽如牡丹亭杜麗娘遊園之時，便道，不到園林，怎知春色如許也。緊接，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。若不用賓白呼起，則原來二字不見精神。（中畧）此支詞曲之妙，皆賓白之妙也。」（卷二）常人論曲，多重詞曲，甚少注意賓白。豈知曲爲表演的，無賓白自不能成其爲曲，卽有賓白而不佳妙，則表演欠靈活。以曲論曲，其賓白的重要，與其詞曲相等，甚或過之。賓白佳妙，往往詞曲亦隨之而佳妙的。如第二十二齣冥判混江龍一曲，洋洋灑灑，却是千古奇才。明人戲曲中，若徐文長翠鄉夢之收江南，湯顯祖牡丹亭之混江龍，實爲戲曲中的雙璧，不獨明人所無，卽元人亦未易見。然其所以至此，全靠賓白之力，苟無賓白，則割斷不成文理。此曲判官唱出，間以小鬼問話，一問一唱，相間成文。而判官唱曲，有時又雜以賓白，錯縱其間。顯祖之才，縱橫排拏，盡見於此。葉懷廷認爲：「此曲才大如海。」（納書楹曲譜凡例）實由於賓白之佳妙有以助之，此不可不知。

說到還魂記的描寫，顯祖尤其特殊手法。如寫杜麗娘因「慕色而亡」，與西廂鶯鶯的慕色，誠有雅俗之別。麗娘的慕色，性也，鶯鶯的慕色，則近於淫矣。幽禱一場，欲言又止，所謂「情艷語以幽澀出之」。若是鶯鶯滿紙，污穢雜以入目，試問有何可取？王驥德曲律謂：「還魂二夢，以虛而用實者也。以實而用實也易，以虛而用實也難。」還魂描寫，以虛中用實之筆出之，此其所以雅而不俗。至於刻畫各人個性，

尤爲曲折盡致，其人其事，恰肖無遺。清暉閣本序論之云：「笑者真笑，笑卽有聲，啼者真啼，啼卽有淚，歎者真歎，歎卽有氣。杜麗娘之妖也，柳夢梅之癡也，老夫人之慳也，杜安撫之古執也，陳最良之露也，春香之賊牢也，無不從筋節竅髓，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。」此言不是過譽，顯祖却具有此種本領。

論到排場，猶歎觀止。劇中最忌個出個入，無戲可做，而爲主角者，猶須給與表演機會，以盡其技巧之能事。如第十三齣尋夢，幾全爲麗娘一人之戲，春香僅作穿插耳。自「丫頭去了，正好尋夢哩」以下，麗娘唱志令，嘉慶子，尹令，品令，豆葉黃，玉交枝，三月海棠，么令，汀兒水，凡九曲，一人獨做獨唱，盡情表演。又第二十六齣異真，備柳夢梅一人出場，整齣自始至終，一人獨做獨唱，唱曲如黃鶯兒，二郎神慢，鶯啼序，集賢賓，黃鶯兒，鶯啼序，簇御林，尾腔凡八曲。似此種排場，在傳奇，實屬罕見。離劇雖亦一人獨唱到底，但不是獨做到底。而傳奇獨做獨唱到底者，以還魂爲最顯著。不獨生旦二角如此，卽其他角色亦然，如第八齣勸農，爲杜太守一人之戲，第二十三齣冥判，爲判官一人之戲，第三十七齣駭變，爲陳最良一人之戲。似此看來，全劇得勻稱之理，處處皆有戲可做。若偏重一二主角，則一時熱鬧，一時寂寞了。善於排場者，決不如此。

顯祖好集唐詩，還魂每齣之末，皆以集唐詩七絕一首殿之，其賓白亦有集唐句者。此雖其餘技，然非讀書有得，亦不容易到此。錢謙益謂其：「所居玉茗堂，文史狼藉。」一生致力於學，造詣自深。故論者謂還魂詞語，皆有所本，（註二十三）卽以集唐詩看來，則誠不謬。茲舉數首於后，用見一斑。第六齣張

恨，述韓子才與柳夢梅相見，二人爲唐韓柳之後，皆有文才，登越王臺，感歎不遇，鮑末集唐詩云：

應念愁中恨索居，（段成式）青雲器業我全疏。（李商隱）越王自指高臺笑，（皮日休）劉項原來不讀書。（章碣）

第三十九齣如杭，麗娘與夢梅草草結婚後，夫婦如杭，二人追思往事，述說一番，鮑末集唐詩云：

良人的的有奇才，（劉氏）恐失佳期後命催，（杜甫）紅粉樓中應計日，（杜審言）遙聞笑語自天來。（李端）

又全劇之末，集唐詩凡二絕云：

杜陵寒食草青青（韋應物）羯鼓聲高衆樂停。（李商隱）更恨香魂不相遇，（鄧瓊羅）春腸遙斷牡丹亭。（白居易）

千愁萬恨遇花時，（僧無則）人去人來酒一巵。（元稹）唱盡新詞懂不見，（劉禹錫）數聲啼鳥上花枝。（韋莊）

竟把牡丹亭竣稿後的感歎寫出，情絲繚繞，悽惋欲絕，尤爲難得。披讀牡丹亭一過，亦覺得：「唱盡新詞懂不見，數聲啼鳥上花枝，」與此同慨！

然而，牡丹亭亦有開文開筆，戲的精華，却在前大半，追劇末數齣，便覺漸漸散緩，如寇開，折寇等齣，總覺閒話太多。陳最良說降李全亦覺費辭。遇母一齣，不免過于巧合。淮泊一齣，夢梅與店小二又說

了許多無謂話。郭駝索元，可有可無，弔打狀元郎，無乃故作曲折。圓駕團叙，杜太守與女兒一番口舌之爭，也屬多餘。牡丹亭真有點強弩之末了。曲海總目提要謂：「其驚夢、尋夢、寫真、冥判、拾畫、玩真、幽媾、冥誓、回生、折寇、鬧宴、硬拷、圓駕等折，流傳衆口，莫不艷稱，皆係虛空結構。」自驚夢至回生，自是本色處，若折寇以下，則不敢苟同，只覺其詞多贅疣耳。日人青木正兒對鬧宴、硬拷及圓駕數折，極爲賞歎。（註二十四）豈亦受曲海之言所影響？又顯祖文才雄大，但有些是故意作態的。如道觀一齣，石仙姑道白，引了一大篇千字文。雖然文章說得通，亦不免堆砌牽強之歎，以爲技巧，實感拙劣。這是牡丹亭的美中不足處。然而，古今戲曲，求其完璧無瑕，此則稀有。牡丹亭固有其瑕，然亦不足爲牡丹亭病，蓋其光芒四射自足以掩之。騷隱居士衡曲專談論曲有云：「曲不貴樸實，而貴流麗，不貴酸尖，而貴博雅，不貴剽襲，而貴冶創，不貴熟爛，而貴新生，不貴文飾，而貴真率肖吻，不貴平敷，而貴選句走險。有作者起，必首肯吾言矣。」（填詞訓）牡丹亭皆足以當此而無愧色。因舉此論，以結吾篇。

附註

註一：顯祖三十七詩云：「初生手有文，清風故多病。」

註二：據曲海，懋修作嗣修。

註三：明史本傳云：「大計主者議黜之。李維禎爲監司，力爭不得，竟奪官。」顯祖姪孫秀琦序

玉茗集云：「壯年成進士，銳然有志當世，爲南祠部郎，抗疏論列時相，謫尉海南，既而景移不昌，卽自投劾而歸，時年僅四十有七。少宰李本寧暨郭希老南菑蒲數公于吏部堂上，爭臨川爲有關繫人，且言其高尚已久。爭之愈力，主者援筆落其籍云：竟成此君之高。都南臬聞而歎曰：茫茫海宇，遂不能容一若士耶！自是家居二十年，杜門清嘯，日以文墨自娛，達官貴人，輒干之不置，公亦不以屑意也。」

註四：顯祖三十七詩云：「我辰建辛酉，肅皇歲庚戌。」肅皇庚戌，卽嘉靖二十九年。

註五：錢謙方小說考証云：「顯祖字義仍，一字若士，江西臨川人。」明詞綜，歷代詩餘詞人姓氏，山樓叢錄，皆作字義仍。

註六：無名氏典談云：「湯顯祖，字義仍號若士。」王國維曲錄云：「顯祖字義仍，號若士。」（卷四）皆以若士爲號。

註七：顯祖有牡丹亭題詞，其答凌初成書，與宜伶羅章二書，則稱牡丹亭記。

註八：堅瓠集載：「明時，有一木姓秀才，年少學博，偶儻好義，與其父執杜姓之女有白頭約。女父微有所聞，頗重茂才爲人。然以其屢試不售，思擇配豪門以絕木。女偵知之，遂仰藥死。父檢其囊篋，得美人圖一帙，則女自描之小像也。題詩有不在梅邊在柳邊語。蓋隱示木字之意。杜恐醜事宣播，遂草草殮之，而厝於後園之牡丹亭側。數年後，杜就撫軍之職。忽一日，茂才來謁，席間出舊畫

一軸求售，展觀之，則女之殉葬物也。疑茂才爲竊塚者，撻之，不認，遂囚之，并欲送刑部而嚴懲焉。會有送登科錄至者，啓視之，第一名乃茂才名，籍貫年歲，皆無可異，不得已而釋之。越月，茂才帥其妻來見，杜以其輕薄也，愈不欲見。事爲杜夫人所聞，私遣婢女覲之，則確爲己女，乃言於杜。翁媪始歸於和好。始知前者女死，皆詐術也。」

註九：沈瓊近事叢殘云：「曩陽仙，太倉王相公之次女也。產時無血，少許聘徐少參廷裸子。方相公在朝，時當乙亥丙子間，徐子卒於家。信未至，女已先知，取白衣服之。父母問其故？曰：『徐氏子某日死矣。』書至大驗。因謂父母曰：『女欲學道求仙，不復從人間事矣。』父母聽之，每日有雲衣鶴駕諸仙，從窓楹入與聚談，倏忽不見。能書蟲魚禽鳥諸篆文，相公有所疑，從之質問，女爲開示，出人意表，公大信服，未稱爲師。江陵公問之，公述其概。江陵公曰：『果爾，不特爲仙，且近佛矣。』公恐在京日久，宮中聞之，或有宣召，乃遣與母先歸。而次年丁丑，公忤江陵，亦歸。女漸能出陽神，隨意所往。又有一蛇在旁，仙所至，蛇必與俱，呼爲護龍。一日，至郡城南濠陸某家，請可收度爲弟子。其人市井無所取，後迄無成。又一日，遣人持一緋送兪州公云：『吾公可學道。』兪州公欣然師事之。久而及門漸衆，且欲猶舉以去。父曰：『汝爲女子，須留婉以解人疑。』至庚辰重陽日，化去。送者萬人，柱劍瞑目而逝，年二十餘耳。龜隨髮綻，迎至城隅，立庵尊奉之，號曩陽庵，蓋自謂蕭梁時曇鸞菩薩後身也。又先剪一髮以殉徐之葬，故自稱左髻曩陽子。兪州公爲之立傳。」

無名氏曲談引)

註十：明史本傳云：「顯祖上言曰：（中略）陛下御天下二十年，前十年之政，張居正剛而多欲，以羣私人，寔然壞之。後十年之政，時行柔而多欲，以羣私人，寔然壞之。此聖政可惜也。乞立斥文舉汝寧，誠諭輔臣，省愆悔過。帝怒，謫徐聞典史，稍遷遂昌知縣。」

註十一：小說考證引山樓叢錄云：「牡丹亭曲，相傳憑空結構，羌亡故實者。予考之亦未必然。隆慶時總督王崇古，招俺答來降，封爲順義王，其妻三娘子，封忠順夫人。由是邊督之缺，爲時所慕。自方逢時，吳兌而後，其權愈重，稱曰經畧，俗所謂七省經畧者也。侍郎鄭洛，字龜溪，保定安肅人，心欲之。文選郎中廣西蔣遵儀者，聞鄭女甚美，使人謂曰：「與我女，經畧可得也。」鄭以女嫁之，果得經畧。而以其遠別，洛妻痛哭詬洛，洛亦流涕，女不久卒。張江陵笑曰：「龜溪涕出而女於吳。」杜安撫者，蓋指洛爲經畧也。洛家近畿，而杜陵最近長安，曰，去天尺五，故以爲比。嶺南柳夢梅者，遵儀廣西人，故云柳，又曰嶺南也。夢梅謾杜實云：「你祇哄楊媽退兵者。」洛等前後爲經畧，皆締納三娘子，以銷制俺答，又能約束蒙古，故以平得李牛譏之。陳最良語李全妻云：「欲討金子，皆來宋朝取用。」蓋歷任經畧，無一不以金帛結三娘子歎。吳兌常貽以百裙鳳等衣飾甚衆，故云然。柳夢梅姓名中，木字凡兩，蓋丁丑狀元沈懋學，庚辰狀元張懋修，癸未榜眼李廷機，皆有兩木字。丁丑，庚辰顯祖下第，癸未又不得翰林，懷才不遇，不能無芥蒂於胸中。柳夢梅之命名，豈無意乎？苗

舜賓爲杜實使臣者，黃汝憲爲戊子北闈主試官，取中七人被劾：內鄭材爲鄭洛子，蘇人李鴻又申時行塔，屠大壯則有富名，巢士弘則有美名，時課巢嬌，物論沸騰。雖歷榜者爲王衡，董其昌，而不能杜多口。汝憲由是回籍，不復補官。黃字去數筆爲苗。唇紅齒白，明指巢嬌李鴻，宰相塔，又以柳夢梅影射也。苗舜賓問戰守和三策，柳夢梅答：「能戰而後能守，能守而後能和。」此固宋人舊話。然其影借者，萬曆間，日本平秀吉攻陷高麗，神宗命劉廷，李如松等援之，沈惟敬往來日本，爲秀吉請封，令其入貢，兵部侍郎李順上疏，進戰守封三策，言能戰而後能守，能守而後能封也。索元一折，借用彭時事。正統十三年戊辰，狀元彭時，傳臚不到，有旨命錦衣衛拿，尙書胡濙，奏改爲尋，正與此合。」（按曲海亦有類同記載）

註十二：小說考證引桐蔭清話云：「湯玉茗牡丹亭曲，所謂杜麗娘者，聞其墳現在安南郡置之後。方靜園先生嘗至其墓，有詩弔云：從來兒女債多情，夢本無憑恨竟生，不是春容和淚寫，更誰紙上喚卿卿？」胡山石畔牡丹亭，芳址烟籠草自青。地下傷春頭不白，於今梅柳總凋零。按：麗娘本無其人，觀臨川自序可見。卽以曲中本事而論，亦不當有墳在南安。後人好事，遂多附會耳。然自是好題目也。」

註十三：顯祖有哭婁江女字詩二絕，並有序云：「吳士張元長，許子洽前後來言：婁江女子愈二娘，秀慧能文詞，未有所適，醉嗜牡丹亭傳奇，蠅頭細字，批注其側，幽思苦韻，有痛于本詞者，十

七愧憤而終。元長得其別本，寄謝耳伯來示，傷之！因憶周明行中丞言：向婁江王相國家，勸駕出家樂演此。相國曰：吾老年人，近頗爲此曲惆悵！王宇泰亦云：乃至愈家女子好之至死，情之於人甚哉！

！詩云：

畫燭搖金開，眞珠泣繡窗。如何傷此曲，偏只在婁江？

何自爲情死？悲傷必有神。一時文字業，天下有心人。

焦循劇說又引張某愈娘傳云：「婁江愈娘麗人也，行二，幼婉慧，體弱，常不膠衣，迎風輒顛。年十三，坑苦左脅，彌連數月。少差，而神愈不支，媚婉之容，不可逼視。年十七，當愈娘之在牀褥也，好觀文史，父憐而授，且讀且疏，多父所未解。一日，投遺魂記，凝睇良久，情色黯然曰：『書以達意，古來作者，多不盡意而出。如牛不可死，死不可生，皆非情之至，斯真達意之作矣。』飽研砂丹，密圈旁注，往往自寫所見，出人意表。如感夢一齣，注曰：『吾每喜睡，睡必多夢，夢則耳目未經涉者，皆能及之。』杜女故先我著鞭耳。』愈娘有妹，落風塵中。一時稱仙子。」

按，劇說引此條，並黎澍雲語與靜志居詩話，說道：「此三說，蓋一事而傳，聞異詞也。」靜志居詩話與愈娘傳，可說相似。內江未審是婁江否？然其事又迥然不同，似未可渾爲一談。即內江是婁江，但顯祖詩云：如何傷此曲，偏只在婁江，則婁江女子讀還魂而有所傷感者，不只一人，甚明。

又小說叢考云：「有婁江愈二姑者，幼喪父母，終鮮兄弟，家中只有乳母爲伴。年十七，聰明嬌

豔，喜讀新曲。見臨川所著牡丹亭，悅之，手加批註。命乳母出訪著書之人。適鄰居張許二孝廉公車北上，乳母托使訪之。時臨川家居六載，江陵已死，復應春闈，始中進士。以不登張四維申行時兩家之門，靳其館職，僅除南京太常寺博士。臨川殊不介意，即時赴任。張許以是歸告乳母，乳母以告二姑。二姑一往情深，誓非臨川不嫁。（中畧）萬曆二十六年，致仕家居。時二姑思感成疾，死已數年。乳母以二姑臨死重託，袖其手評牡丹亭本，訪問臨川，不得一見。至是聞已家居，因搭舟，直造其廬，以評本投臨川，哭訴二姑死狀。臨川驚歎，即日打掃南樓，祀奉二姑木主，使人往蘇購置墓田，以供祭掃。其乳母遂依臨川以終。」

此條與俞娘傳靜志居詩話，畧有出入，所稱俞娘，俞二娘，俞二姑，諒是一人。

註十四：沈璟，字伯瑛，號寧菴，又號詞隱，江蘇吳江人。萬曆二年進士，官至龍祿寺丞。適有忌者，辭官歸，放情詞曲，精心考察，殆三十年。善歌，與同里顧大典並蓄聲伎，爲香山洛社之遊。生平有詞癖，客至，每談聲律，娓娓剖折，終日不置。（見王驥德曲律，及蘇州府志）

註十五：呂天成，字勤之，一字玉繩，號鬱藍生，別號棘津，浙江餘姚人。論宮調字句平仄，守法甚嚴。沈璟深信之，以其著述，悉授與之。（見曲律）

註十六：王驥德，字伯良，號方諸生，與呂天成爲莫逆交。自稱與呂之交遊：「與余稱文字垂二十年，每抵掌談詞，日昃不休。」（見曲律）

註十七：曲律云「吳江管謂寧協律而不工，讀之不成句，而調之始協，是爲曲中之巧，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。」

註十八：沈德符顧曲集言云：「沈工韻譜，每製曲，必遵中原音韻，太和正音譜諸書，欲與金元名家爭長。」

註十九：馮夢龍，字子猶，一字猶龍，後復姓龍氏，稱龍子猶，吳縣人。其居曰墨憨齋。嘗取古今傳奇刪改，往往易其名目，共十五種，題曰：墨憨齋定本。每曲細訂板式，煞費苦心。（見冰絲館本）

（還魂記及顧曲磨談）

註二十：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凡例云：「玉茗所署曲名，因填詞時得意疾書，不甚檢核宮譜，以故譌舛致多。然被之管絃，竟無一字不合，且無一音不妙，益服玉茗之神明於曲律也。近日吳中葉氏納書楹譜，考訂極精，爰爲錢版行世。」

註二十一：冰絲館快雨堂叙云：「世有見玉茗還魂記而不歎其佳者乎？然欲真知其佳，且欲盡知其佳，亦不易言矣。風雲月露，天之才也，山川花柳，地之才也，詩詞雜文，人之才也。此三才者，亘古至今而不易，推遷變化而不窮。還魂記一傳奇耳，乃蒼天地之才爲一書，今古之才爲一手。以爲禪，則禪宗之妙悟，靡不入也。以爲莊列，則莊列之談誕，靡不臻也。以爲騷選，則騷選之幽渺，靡不探也。以爲史，則史家之筆削，靡不備也。以爲詩，則詩人之溫厚，靡不蘊也。以爲詞，則詞人之

綉麗，靡不抒也。以爲曲，則度曲家之清濁高下，宮商節族，靡不極其微妙，中其蹇却也。噫，觀止矣！」

註二十二：李漁閒情偶寄云：「湯若士。明之才人也。詩文尺牘，儘有可觀，而其膾炙人口者，不在尺牘詩文，而在還魂一劇。使若士不草還魂，則當日之若士，已雖有而若無，况後代乎？是若士之傳，還魂傳之也。」（結構第一）

註二十三：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凡例云：「玉茗博極羣言，微獨經史子集，奧衍闔深，卽至梵筌丹經，稗官小說，無不貫穿洞徹。」

註二十四：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云：「鬧宴，硬拷，及團圓諸齣中，杜安撫不認柳生，不信麗娘再生，極力與之抗爭，令觀者之心至最後猶形緊張，有引千鈞之力。以之與琵琶拜月等名作末段吸引人心之力頓衰，令人生倦者相較，有霄壤之差，真可謂爲掉尾之一振也。」（商務，王古魯譯）

附
註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一日初版

湯顯祖與還魂記

著者 吳) 重 翰

發行所 建成教育用品供應社

廣州市教育路六十八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印刷者 蔚 興 印 刷 場

廣州市教育路十六號

冊. 82
264324

82

100

26434

